

【若有所思】

古树阅千年

□刘巨成

进西郭村的路不宽，柏油路面上覆了一薄层泥浆，但很平整。

第一次来，不熟悉情况，停车打听。刚好从村外来了一位妇女，她驾一辆红色电动三轮车，车斗里躺着两捆庄稼秆儿。询问，答道：“哦！看大树啊，在大家西呢。”“大家西”是方言，意思是村西头。依着妇女的指向，沿村里的街道向西行。视线掠过街道尽头的房屋，可见不远处有两三座黑黢黢的山包，静静地立着。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。从地图上看，这里距曾子故里已经很近了，那些山里定有一座名为南武山。

黄昏的帷幕悄然拉开。有三位妇女立在路边聊天，她们指向身后的胡同，告诉我们目标的具体位置。可不，拐进胡同只前行了十几米，就有树梢露出屋顶，又过两处民房，那棵古树便完完整整地显露在我们面前。众人下车，跨上几个台阶，走过一段二三十米长的小路，奔向那棵高大的银杏树。

它矗立在一座道观内。道观很是简陋，四周没有院墙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三清殿，朱红色的殿墙，两根朱红色的廊柱，庄重肃静。殿的大小与三间民房相当，但在屋前高大的古树逼迫下，显得如此矮小。

古树直直地、静静地立着，主干有十余米。炭灰色的树皮龟裂，深深浅浅的纹竖着斜着弯着，比鳄鱼皮和老象的皮更粗糙、更沧桑。西侧那面，还有些如子弹坑似的小洞。向阳一侧的干上，结了六七个比洗脸盆还大的树瘤，鼓鼓的，褶皱着，如同用一大块绸布掐捏成的团花，覆在干上。树瘤的下方或上方，露出一大截平滑的树干，颜色浅淡。树瘤是树受到伤害后形成的，是伤疤，向我们展示着它曾经的遭遇。干的上部，自五六米高处斜生出十余条粗壮的主枝，主枝上又生出侧枝，侧枝再生细枝，细枝上坠了一串串的叶子，叶子不多不少，不稠不稀，略带黄色，恰当地彰显着古树的威严与生机。

山东省一级保护古树名木名录中有它的信息：银杏树，树龄1300年，高23.6米，胸围670厘米，冠幅16米。也就是说它诞生在初唐，荣幸地经历了大唐盛世。此后的千余年里，它都阅历了什么？如果能透视、解读密密麻麻的年轮，应该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。那躯体上的疤痕也是记事本的纸页，还有斑驳

的树皮，每一道纹路、每一片斑块都布满信息，只是那些记录不是文字，需要特殊的解读方式。

经历了太多的磨难，它能活到今天，何其幸运。与它同时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同类不知有多少，仅在这个院子里，就可能有几棵、十几棵，它们曾经陪伴左右。后来，这些伙伴都不见了。再后来，比它年轻几十岁、几百岁甚至上千岁的同类，一批批地来，又一批批地倒下。它热切地期望着能有几个同伴，哪怕是一个、两个。然而，终未如愿。它一次次地盼望，又一次次地失望，直至不再抱有希望。于是，它就这样孤单着。久了，孤单就成了习惯，成了一种姿态，也成了一种荣耀。

此刻，我站在树下，仰视它，它俯视着我。千百年来，它接受了无数人的仰望，无数次的惊叹、赞美。千年修行，也宠辱不惊了，或诋毁或赞誉，皆可坦然处之。千年的阅历也丰富着呢，世事兴衰，人来人往，多少恩怨情仇。它发现人情世故和这天气一样阴晴不定；人们心心念念的宝贵生命，也和院子里的树木一样，立起又倒下，或长或短，有的能留下点名和事，更多的如一阵烟，聚了又散了。

千百年来，古树就这样立着，虽遭坎坷，周身伤痕，却顽强地活着。活着就会有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危机与挑战。古树之所以今天还能矗立在我们面前，除了幸运之外，还在于它有能生存千年的种质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国家也在千难万险中渡过了一次次难关，浴火重生。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以及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几千年，也有其内在的特质，靠的是一种力量、一种信仰，或者说有一种精神支撑着。这种精神是什么？三言两语很难说清。但我知道这种精神在哪里，它就在你、我、他、她的身上，植根于我们的骨子里，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。

天色愈加昏暗了，不远处的小山包已经不见了，西郭村笼罩在一片暮霭中。三清殿的房檐下，归巢的麻雀叽叽喳喳，在大树与屋檐之间穿梭。这里成了鸟儿过夜的好地方——和谐而充满生机。

我们在这儿，是否打扰了麻雀休息？那就走吧。把这里的夜交给这些鸟雀，交给三清殿，也交给越过千年仍生机盎然的古树……

（作者为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分局民警、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、济宁散文学会会员）

【城市地理】



夜泉的请柬

□周昆

从青岛开了4个小时车到济南，我把车停好，扫了一辆共享单车，一溜下坡朝着趵突泉而去。这法子叫堵车给逼出来的，倒也爽利。算来已是第八次造访此地。前七回皆在白天，游人如织，此番特为夜观而来，不知能否如愿。

夕阳西斜，正门处依旧人潮汹涌。我照例避开东门，转由南门而入，循着烂熟于心的路径，与众人逆向而行。每与一人擦肩，心中便暗暗窃喜——人少一个，园中便静一分。

日头渐低，橙光漫洒。酒泉里镀了层金，石湾泉的水色也变了模样，白日里清澈碧绿的泉水此刻竟显出几分金属质感，一条白鲦浮游其间，若非它忽而探头，几不可辨。泉水被灯光染成翡翠色，水面浮着几片柳叶，像被谁随手撒下的书签。对岸的垂柳在夜风中轻晃，柳梢不时掠过水面，划出转瞬即逝的银痕。我未作停留，因心中惦念着另一处所在。无忧泉是我每来必至之地，爱它进门便见的瀑布，爱“无忧”二字，更爱白雪楼环抱下那一方开放式的中式院落。此刻斜阳低垂，泉边游人匆匆，唯我驻足。那块我钟爱的石头仍在那里，十几年过去丝毫未变。记得最长一次在此盘桓近一个时辰，手捧趵突泉手册，细品周遭流动的历史，起身时竟不觉疲惫，从此便与这石头成了老友，无论只身前来还是偕友共赏，都会在此小憩。忽而园中

灯火齐明，我才知道此处竟有夜景照明，心中不觉赞叹。方才隐没的锦鲤此刻尽现身形，游姿优雅至极，即便在瀑布激流处，也不见它们仓皇摆尾。那慵懒的尾鳍摆动，仿佛专为诠释此间泉水的韵律而生。

趵突泉已在眼前。灯光下的三股泉水，熟悉又陌生。我俯身栏上，想尽量靠泉眼近一些。那涌动的声音我是认得的，是旧相识，模样却大不相同——灯光将泉水化作流动的玻璃，清澈地涌起，又清澈地破碎。霓虹映照下，泉面如镜，镜上落着滂沱大雨，使人难窥泉底，唯有锦鲤游过，方显几分真切。我能看见水流内部细密的气泡，像无数星辰在循环生灭，波光的涟漪汇成了一片银河。我贪婪地环视四周，竖起耳朵收集泉声。待回神时，天已全黑，白日里摩肩接踵的观泉台，此刻竟只剩我一人，恍如突入异度时空。抬头才发觉，观澜亭的飞檐将夜空剪出一个缺口，月亮正卡在檐角，像被精心设计的舞台灯光，朱漆栏杆上的金粉在灯光下幽幽发亮。我伸手摸了摸柱子上斑驳的漆纹，指尖传来细微的凹凸感，那是无数个白昼里游客们无意识摩挲留下的痕迹，里面一定也有我曾经留下的。

我买了支“趵突泉”冰棍含在口中，小跑着走向最后一处目的地。路上，四面八方的泉道将我包围，灯影投在水面上，变成跳动的金色鲤鱼。有飞虫绕着灯罩打转，在青石板上投下放大的影子，像是皮影戏。忽然

传来“扑通”一声，惊得我差点咬碎嘴里的冰棍——原是岸边老柳的枯枝落水，激起的涟漪把灯影搅碎又拼合起来。李清照纪念堂前的漱玉泉附近，月光被树冠筛过，在地上铺出镂空的银毯。我蹲在泉边，等眼睛适应黑暗后，发现泉水竟自带微光。细看才知是池底沉着些硬币，月光经过水面折射，在硬币上聚成一个个光点。有尾墨鲤慢悠悠游过，我竟看得真切，鳞片反光划过那些光点，像火柴头擦过磷纸，倏地亮起又暗下。风里夹着花香，不是海棠，是诸香混杂。回首漱玉堂，目光有些恍惚，不知易安居士可曾在此夜下伫立漱玉泉畔？泉面浮着层薄雾，凑近能看到水底墨绿色的苔藓随水流摇曳，像极了女子未绾好的长发。

如果说趵突泉的律动让我心颤，那么，站在漱玉泉旁，我才真正安静下来。回望月光下的漱玉堂，飞檐斗拱的轮廓被夜色柔化，倒像是幅未干的水墨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数百年的名泉，白日里是给游人看的标本，入夜后才真正醒来，成了会呼吸的活物。那些被白昼喧嚣掩盖的细小声响——泉眼的咕嘟、鱼尾的拨水、柳叶的摩擦，此刻都清晰可闻，仿佛整个园子在月光下轻轻叹息。正出神间，几串气泡自泉底浮起，那声响极轻，却分明在说：你，来了。

（作者为天文科学学者、青岛艾山天文台台长、中国科普作家学会会员）

小字诉尽平生意

佳，明当必集，当与君相见。”鸭头丸是一种药，大概是有朋友服用过鸭头丸，感觉效果不好，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，王献之服后觉得果如来信所说，就回信约这位朋友见面聊聊这事。这十五个字，蘸墨两次，墨色由浓至淡，由润而枯，是连绵洒脱的“一笔书”，正是王献之写便条的轻快随意，成就了《鸭头丸帖》洒脱灵动的书风。

药是不能随便吃的，吃得不好，不能救人，还会要命。唐代书法家张旭有篇《肚痛帖》，就吃药的问题向人求助：“忽肚痛不可堪，不知是冷热所致，欲服大黄汤，冷热俱有益。如何为计，非临床。”看内容，似是张旭肚痛时自诊的一纸医案。也有后人揣测，这是张旭写给上司或同事的请假条——我肚痛难忍，准备自己喝点大黄汤，不过，没经过医生指导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张旭常常醉中作书，这次肚痛中作书，笔势愈加纵横奔放，“颠”味十足。

与张旭齐名的唐朝僧人怀素以狂草闻名，还是一位性格不羁的社交达人。且看怀素的《苦笋帖》：“苦笋及茗异常佳，乃可迓来，怀素上。”怀素

此前应该收到过朋友的信，说自己这里有苦笋和茶，于是他很干脆地回复：苦笋和茶，太好了，你直接送来吧。摒弃客套虚礼，单刀直入的文风，实在和怀素的性格高度契合。

话说回来，美食谁又不爱呢？唐末五代时期书法家杨凝式，因人送他一道菜，留下了致谢信《韭花帖》，不但字好，词也精妙：“昼寝乍兴，朝饥正甚，忽蒙简翰，猥赐盘飧。当一叶报秋之初，乃韭花逞味之始。助其肥羜，实谓珍羞，充腹之余，铭肌载切……”你以为杨凝式收到的是一把韭花？错，是韭花酱配肥羊这样的“硬菜”。从他恭敬的言语和端庄温雅的字体来看，送这道菜的很可能是他的上级或者师长。这封情真意切的“韭花感谢信”开舒朗散淡章法之先河，被后世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

赠橘、尝笋、抱恙、吃药、谢一餐之馈……烟火小事，人情往复，随意书写，喜乐愁烦皆出日常，不加修饰的性情得以坦然流露，这些不超过一页A4纸大的手札，之所以超越很多刻意创作的法帖，正印证了苏轼所言：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。

（作者供职于湖北嘉鱼县文联）